母亲“富”过三伏

马海霞

“酷暑难挨，就得舍得花钱，吃点儿好的。”这是母亲常挂在嘴边的话。旧时，没有空调风扇，连电都限用，纳凉全靠风和扇子，蒸笼般难熬的伏天，唯有美食可以对抗。

母亲伏天会变得大方许多。那时总有商贩沿街吆喝，但五天一次赶集时顺道路过或更久时间才来一回。所以，母亲买西瓜都是成蛇皮袋往家里扛。早上，母亲把西瓜放竹篮里，置于井水中，中午将竹篮摇上井口，用刀切块。我们兄妹一人面前放一个小盆，蹲在盆边大口大口啃西瓜，西瓜汁顺着胳膊流到膝盖上，吃完西瓜被母亲赶着去冲凉，吃饱了、洗清爽了，躺在凉席上美美地睡个午觉。父母是从来不睡午觉的，他们吃完饭便扛着锄头去地里干活了。

到了晚上，父母从山上采石头回来，母亲进饭棚忙碌，父亲则倒上一盅白酒，盛一小碟花生米，边喝边等下酒菜。我和俩哥哥也一人倒上一杯茉莉花茶，学着父亲的样子，用手抓一把花生米，吱溜喝口茶，再往嘴里扔个花生米。

我们家的耳房墙上挂着一条一米长的大干鱼，吃时用斧头砍下一小段用油煎熟。母亲还爱买小螃蟹，爱在夏天腌鸡蛋，说是给父亲当酒肴，其实不过是打着父亲的旗号给我们解馋罢了。

有位卖剔骨肉的妇人，每次来我们村时都很晚。她的吆喝声又细又尖，嗓子像被油打磨过，每个字都喊得油亮亮、脆生生，而且音拉得特别长，“肉”字能在村庄绕三圈。母亲耳朵灵，“肉”字刚飘进胡同，她就端盆出去了，剔骨肉买回来，放锅里高温蒸一下，凉透后，再放点儿蒜末、黄瓜丝，加调料搅拌一下，一盘我们最爱的美味便在眼前。

父亲肚子里有馋虫，因为他喜欢喝酒。母亲赶集回来，小推车上肯定有一捆白酒、几种下酒菜。母亲不喜吃肉，剔骨肉更是一筷子不动，但母亲喜欢吃水果点心，我断定，母亲肚子里也有馋虫。

我从小不知苦夏是什么概念。夏天，我们兄妹三人都呼呼长肉，因为天越热，我家餐桌越丰盛。等立了秋，天气渐凉，日子便归于平淡。剔骨肉的吆喝声被母亲收进了纱窗，关在了门窗外，餐桌上也变得寡淡起来。

我问母亲，人家都说贴秋膘，秋天该吃好一点，冬天那么冷，更该吃些好的。母亲说：“哪有那么多钱呀，夏天日头长，我和你爸除了上班，一早一晚不仅要去地里忙碌，还要去山上采石头。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一整天都顶着大太阳，衣服都能拧出水来，我们怕累病了，耽误干活；我们更担心你们在家没人管，热病了。你们病了，我们也干不成活。所以，热天餐桌上丰盛一些，吃好了，我们才有力气挣钱呀。秋冬日头短，地里的活少了，下班后天也黑了，不能上山采石头，我们有时间管你们，一家人在一起，热汤热水能吃饱就行。”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不是不喜吃肉，而是舍不得吃；母亲喜欢吃水果、点心，也不是肚子里馋虫的喜好，而是母亲低血糖，一到夏天便晕得厉害，需要补充糖分。那些伏天的美食，小时候以为是馋虫在作怪，现在想起来，满满都是爱。

带着干净的毛绒玩具去见她吧

贺峰

他面朝窗户，在病床上侧卧着。两个制氧机通过狭长的管子不停地向他的鼻腔和口腔里输送着氧气。连日来，他的体能已衰弱到不能使用表情，只能靠微微动弹着的喉结来证明他还在努力与这个斑斓的世界维持着最后的交流！或者他连思考的力气也没有了，如果有，那他想的一定是500里之外，因为，那里有他长眠了近50年的发妻。

当年，她丢下了他！还给他留下了一个刚满14个月大的儿子。

他是父亲，但他有自己喜欢的专属玩具。他最喜欢的玩具是一只毛绒公羊、一只毛绒长臂猴。此刻的公羊正在为他支撑着一条细弱、绵软无力的手臂，那只猴子则一直静置在冰箱的顶上，借着与衣柜的夹角稳稳地靠坐在他的一幅画上——那是一幅由一只大公鸡和几朵牡丹花组绘的富贵吉祥图，那只猴子的怀里一直抱着一只长耳朵的小毛绒玩具。不过，包括那只公羊，都不够干净、鲜亮，也无精打彩。

凌晨时分，看着他微微起伏滑动的喉结，儿子不知道还能为他做些什么！除了分秒的煎熬外，儿子想是不是应该给这些玩具洗个澡?！想到这里，儿子哭了，泪断如珠。

忽然认为那只猴子环抱的是一只兔，他属猴，她属兔。

她走得太过匆匆，从1976年正月开始，他就永远成为村里人所谓的“一个人”，也就是光棍。他有不少引以为傲的地方——他会唱，也会画，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一手拉扯大的儿子心灵手巧，通透明白，也品行端正，最重要的是能自食其力。他说他如果不会唱，就不会在样版戏中饰演李玉和，也就不会被她看上，便不会促成那段姻缘。他们在一起整整也仅仅生活了6年。他说他如果不会画，他的儿子便很可能也不会有他认为的心灵手巧。他觉得儿子在传承、陪伴和超越等方面，都顺其自然地做到了让他满意。于是2023年7月下旬的近午时分，近耄耋之年、一身硬骨的他带着这些满意安祥而去。

儿子把那3只洗过澡的毛绒玩具给他们捎走了，估计他们应该见到了。那只长耳朵的毛绒玩具应该是他准备带给她的重逢礼物，或者他一直把它当成一只兔子那么钟爱着。送走他之后，儿子只想说：他的玩具已洗过澡，他可以带着它们兴冲冲地去见那个分隔了50年的人了。

母亲的“百宝箱”

段小华

母亲有一个“百宝箱”，说是“百宝箱”，不过是她用一个四四方方的月饼盒改制的。母亲用彩色布包在月饼盒上作为装饰，由于时间久远，这个“百宝箱”有些陈旧，已褪色了。

母亲的“百宝箱”里有美味的零食。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家中姊妹又多，所以我特别渴望吃零食。经常向母亲讨要吃的，母亲就给我们几个姊妹安排好任务，待我们完成任务后就打开她的“百宝箱”。记得，母亲常从箱子里拿出糖果和小饼干，这些零食滋润了儿时的我。

小时候，我的肠胃不好，肚子疼的时候，母亲就会打开她的“百宝箱”，拿出治肚子疼的良药——公羊油。母亲把公羊油在火上融化后涂在我的肚脐眼里，并用她粗糙的大手摩擦生热后覆盖在我的肚脐眼上。说来神奇，一会儿的工夫，我的肚子就不疼了。

母亲的“百宝箱”就像魔术箱，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可父亲去世后，母亲就再也没有打开过，只把它存放在老家的柜子里，每次回去就拿出来看看。我经常看见母亲对着“百宝箱”抹泪。

最近，我回老家，才发现了母亲的秘密。原来，母亲的“百宝箱”里放着结婚照，放着和父亲在一起拍的照片。父亲和母亲的感情很好，父亲主外，每日外出干农活，母亲则为父亲准备好饭食。父亲晚上归家，母亲则一把接过父亲的农具，唤父亲去吃饭。

印象最深的是父亲患病那段时间。当时，我们四姊妹都在读书，家中早已捉襟见肘，可母亲为了父亲，一家又一家地给父亲借救命钱。本以为父亲会越来越好，可半个月后，父亲更虚弱了，母亲也瘦得皮包骨。父亲回家后一个星期不到就永远离开我们，本以为母亲会哭，可母亲冷静得吓人，她处理完父亲的后事，就带着我们离开了老家，母亲的“百宝箱”也就被留在老家，成为永久的念想。

父亲的“甜蜜事业”

刘德凤

父亲酿得一手好蜜，这得益于一次偶然的机会。

多年前，外姨婆远嫁到西湖农场，好几年没有音讯，家里人担心，便派身强力壮的父亲去看看。30多年前，交通极其不便，去外姨婆家既要坐车还要坐船，几百公里的路程父亲用了3天时间才到达。外姨婆见到“远道而来”的家里人，端出一碗蜂蜜水招待父亲，父亲一路的辛苦，顿时被那碗甜滋滋的水给融化掉了，忙问是什么水，听外姨婆说是蜂蜜，又听说外姨父会酿蜜，便嚷嚷着要跟他学习。

那时候正值蜜蜂产蜜期，在外姨父不厌其烦地指导下，一个多月后，肯吃苦的父亲便把这门手艺学到手了。回家时，他带回了外姨婆给的黑豆、荞麦、黑芝麻等稀缺的农作物种子，还抱了一个蜂箱回家。

听说带回来的是一箱蜜蜂，一家人吓坏了。“会酿蜜呢，很甜很甜的蜜。止咳化痰效果好。”父亲兴奋地说。爷爷有长期的支气管炎毛病，整天咳嗽不停，听说能治病，一家人都很期待。父亲便开始在家里找出废旧的木板做蜂箱，研究怎样让一箱蜜蜂变成两箱、三箱，甚至更多。听说其间没少受蜜蜂的蛰，整得满脸是包，但他从没有放弃。他总说：“酿蜜是一份甜蜜的事。”在他不懈努力下，梦想终于得以实现，几年后，他拥有了20箱蜜蜂，成了我们村第一个酿蜜的人。

起先蜜少，只够爷爷吃，后来渐渐多了起来，我们都能吃到一点。油菜花开的时候，吃油菜花蜜，百花开的时候，吃百花蜜，吃蜜长大的孩子，便不觉得生活苦，苦了累了，尝一勺蜜，顿时就觉得生活充满了芬芳。

后来蜜酿得多了，自家吃不完，便被周围的村民买了去。爷爷咳嗽的毛病逐渐缓解，父亲的成就感倍增，干劲更足了，没事就往蜂房里跑。那时候，农村会酿蜜的人还很少，父亲酿的蜂蜜很是走俏，他手头渐渐活泛起来，添置了好些“稀奇古怪”的小家电，引来很多人的羡慕，有人想跟父亲学酿蜜，父亲便不遗余力地指导。

酿蜜是一个复杂的工序，每一道工序都马虎不得。父亲亲力亲为，从不让我们插手。我常常见父亲在一排排蜂箱前忙活，脸上的神情专注而快乐。于他而言，这酿蜜，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

父亲酿蜜不掺假，也见不得他的徒弟们作假。听说有人酿蜜时偷偷掺白糖以增加重量，父亲跑去训斥。父亲常说：“纯天然的蜜才是好东西，掺了白糖就变味了。做生意，黑了良心，也就变味了。”卖蜜这么多年，父亲酿的蜂蜜一直被乡里人钟爱，无一差评。

而今，年迈的父亲依然坚持自己酿蜜，一丝不苟，毫不懈怠。他在这份“甜蜜”的事业里自得其乐，幸福安然。